

社区教育增进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内在逻辑、 现实审视和实践路径

吴莎¹ 欧亚²

(1.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湘潭, 411100; 2.湖南开放大学, 湖南长沙, 410004)

摘要:社区教育作为嵌入居民日常生活的“隐性课堂”,为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供场域基础、认知桥梁,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功能的发挥。当前,社区教育增进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取得认同基础不断夯实、认同载体持续丰富、认同范围逐步扩大的积极成效,但也存在内容供给、形式创新、资源配置、认同弱化等方面的困境。为进一步增进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社区需从内容创新、形式优化、资源整合、认同巩固等维度加强社区教育,增强社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

关键词:社区教育; 主流意识形态; 认同; 基层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0412(2026)02-0033-04

一、引言

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既是居民生活的物理空间,更是主流意识形态扎根的“文化土壤”。社区教育以生活化、常态化、互动化为特征突破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的局限,通过将主流价值转化为居民可感、可知的生活体验,实现理论大众化与认同生活化的有机统一。目前,学术界多从高校、媒体等角度探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培育路径,对社区教育增进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相对薄弱。基于此,本文从社区教育视角出发,分析和揭示社区教育增进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内在逻辑、现实审视和实践路径,从而为新时代基层意识形态工作创新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范式。

二、社区教育增进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内在逻辑

随着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价值观念日益多元,社区教育通过独特的教育形态、内容供给与实践逻辑,与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成深度耦

合,成为凝聚社会共识、巩固思想根基的重要路径。

(一)空间嵌入性:社区教育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场域基础

社区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认同生成的“第一现场”。社区教育以物理空间为依托,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居民熟悉的生活场景,打破了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的悬浮化困境,形成了在场式认同培育模式。一方面,从空间属性来看,社区兼具生活共同体与情感归属地的双重特征,为增进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供了场域基础。场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区域概念,而是各种位置之间客观存在的一种网络结构,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1]在社区语境中,“场域”体现为居民基于生活互动形成的关系网络与空间载体,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具体场景。社区通过老年学堂、亲子课堂、技能培训等教育途径,以社区广场、党群服务中心、邻里活动室等居民高频活动空间

收稿日期: 2025-10-22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南开放大学校级课题“社区教育增进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隐性教育路径研究”(课题号: XDK-2024-Q-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吴莎,女,湖南岳阳人,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欧亚,男,湖南宁乡人,湖南开放大学(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讲师,吉首大学博士研究生。

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场域,将抽象的意识形态话语转化为具象的空间符号,使居民在日常互动中潜移默化接受思想熏陶,使主流意识形态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入居民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从社会关系来看,社区是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过渡场域,居民间的地缘联系、业缘互动构成了紧密的社会网络。社区以多种形式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强化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形成意识形态认同的情感基础。

(二) 内容适配性:社区教育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认知桥梁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生成,始于认知层面的理解与接纳。社区教育通过精准把握居民的教育需求,将意识形态话语转化为居民可感知、能接受的内容体系,构建了从认知理解到价值认同的转化链条。一方面,在内容供给上,社区教育坚持需求导向与价值引领的统一。社区将核心价值观、国家政策、历史文化等内容融入社区实用知识传授中,使居民在获取实用信息的同时潜移默化地理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另一方面,在话语转化上,社区教育推动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活化转型。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常因话语体系抽象、表达形式单一而难以被居民接受,社区教育则通过案例教学、情景模拟、故事讲述等方式,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微观表达,以社区脱贫故事诠释共同富裕,以邻里互助案例解读美好生活,使居民从身边人、身边事中感知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价值,从而消除认知隔阂,增强理解认同,形成正确的价值认知。

(三) 价值整合性:社区教育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社会功能

在利益多元、观念多样的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功能是整合社会价值、凝聚社会共识。社区教育以回应不同群体的价值诉求化解不同群体间的观念冲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纽带。一方面,社区教育对价值冲突的化解具有缓冲带作用。城市化进程中,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职业背景和文化观念的社区居民容易产生价值分歧。社区通过开展跨群体交流活动让居民在理解与包容中避免主流意识形态“束之高阁”,使居民在高度参与感和满足感中筑牢思想防线;通过普及社会公共价值如规则意识、公共精神,引导居民在多元中寻找共识。另一方面,社区教育通过强化共同体意识实现价值整合。社区通过组织居民集体学习、共同行动重塑社区共同体认同,并将社区共同体认同扩展为对国家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通过社区教育,居民将社区发展与国家命运相联系,坚定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2]而这正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家国情怀的具体体现。

三、社区教育增进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审视

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单元,在引导居民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日益重视,社区教育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

(一) 社区教育增进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成效

在各级政府的推动和社区的积极实践下,社区教育在增进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积极成效,具体体现在认同基础不断夯实、认同载体持续丰富、认同范围逐步扩大等方面。其一,认同基础不断夯实。各地社区普遍建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理论宣讲室等阵地,定期邀请党校教师、专家学者、先进模范等开展专题讲座,组织参观革命纪念馆、观看红色影片、开展党史知识竞赛等活动将理论知识与历史实践相结合,引导居民扎深理论思想之根,筑牢理想信念之魂,进而转化为伟大时代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强大力量,^[3]使居民从学思践悟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其二,认同载体持续丰富。社区教育突破传统你讲我听的单向传播模式,以文化、艺术、科技等多种载体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具象化,用更加鲜活的方式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居民在文艺创作中增强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普遍认同、真实认同、恒久认同。^[4]其三,认同范围逐步扩大。社区根据不同年龄、职业、身份居民的特点设计教育内容和形式,有效覆盖了多个群体,引导他们在主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感知、内化主流意识形态,并外化为认同实践。

(二) 社区教育增进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困境

尽管社区教育在增进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多元价值冲击下,仍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制约了教育效果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内容供给、形式创新、资源配置、认同巩固等方面。其一,社区教育内容供给与居民需求脱节。一方面,许多社区教育内容过于抽象化、理论化,缺乏生活化解读,影响理论的亲和力。另一方面,内容同质化严重,缺乏针对性设计,未能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认知特点和兴趣点,难以引发情感共鸣。其

二,社区教育形式呆板乏味。一是活动形式固化。大部分社区教育小组讨论、情景模拟、实践体验等互动形式占比低,居民参与的主动性不强。二是技术应用浅表化。多数社区线上平台内容缺乏直播互动、虚拟体验等创新形式,且更新频率低,难以形成持续吸引力。三是文化载体运用不足。社区文艺活动多以唱歌、跳舞等娱乐性节目为主,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元素的原创作品少,且表现形式生硬,易引起居民反感。其三,社区教育资源配置尚未均衡。社区教育资源在城乡间、区域内社区间的分配不均,导致不同社区在增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方面的能力差异显著。一是资金投入不足。社区教育经费主要依赖财政拨款,且标准偏低,难以满足活动开展、师资培训、设备更新等需求。二是硬件设施差距大。城市中心社区普遍拥有完善的文化活动中心、多媒体教室等设施,而城乡接合部和农村社区往往场地狭小、设备陈旧,难以开展高质量教育活动。三是师资力量薄弱。社区教育工作者多为兼职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系统的意识形态教育培训,理论素养较低难以胜任深度的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工作。其四,社区教育遭受多元价值冲击。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多元思潮交织碰撞,对居民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产生冲击,增加了社区教育的难度。一是西方错误思潮渗透。“错误社会思潮迭代变化出新形态、新特性、新变种,妄图通过‘偷梁换柱’‘断章取义’‘篡改历史’‘窃取成果’来实现‘鱼目混珠’之险恶目的”,^[9]部分居民受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影响,无法坚定主流价值观自信,给社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带来消极影响。二是网络负面信息干扰。社交媒体上的虚假新闻、极端言论等容易误导居民认知,削弱居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三是个体化倾向增强。部分居民过分关注个人利益,集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淡化,对社区教育中的集体主义教育缺乏兴趣,导致认同难以转化为行动自觉。

四、社区教育增进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践路径

针对社区教育增进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现实困境,需要从内容创新、形式优化、资源整合、认同巩固等维度使主流意识形态能真正融入居民日常生活,转化为居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自觉。

(一) 优化社区教育内容供给,提高传播精准性

内容是社区教育的核心,只有让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与居民需求同频共振,才能真正打动居

民、赢得认同。一方面,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生活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各种精彩、精炼的故事载体,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6]因此,社区在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时要“有针对性地优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内容,丰富媒介传播载体,使传播话语有针对性地回应社会关切、满足受众现实需要,提升传播话语的生活性、新颖性和吸引力”,^[7]将抽象的理论概念转化为居民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和可感可知的生活话语,用身边事阐释大道理,使主流价值成为社区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使居民在生活情感共鸣中产生认同,主动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弘扬者和践行者。另一方面,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内容分层分类化。社区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要立足群众路线,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发散思维,从不同群体的特点、需求出发,推动社区意识形态教育内容供给侧改革,实现教育内容润心田、沁心脾、暖心窝。青少年“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8]。因此,社区需针对此特点,通过开发红色研学课程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与此同时,社区要通过开展忆峥嵘岁月口述历史活动,结合中老年人人生经历使青少年听得到、听得清、听得懂中国声音,强化国家认同;通过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同时,传递奋斗精神和法治观念。社区通过精准匹配内容让每个群体都“知道党和政府为人民做了什么、还要做什么,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民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什么贡献、还要作出什么贡献”^[9],以此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二) 创新社区教育形式,增强传播吸引力

形式创新是增强社区教育实效性的重要突破口,只有采用居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才能让主流意识形态真正入脑入心。其一,创新社区教育视听互动体验形式,使居民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随着视觉文化时代的兴起,社区要通过探索视听体验式的互动教育实践路径,使居民在参与中促进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度理解与认同,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奠定坚实而深厚的情感根基,实现社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入境入情。其二,创新社区教育线上与线下融合形式,拓展线上教育新空间。数字化技术提供了多种工具和平台,使教育资源和产业信息能够更加高效地传播和共享。^[10]个性化学习、跨时空学习、增强学习互动性的线上平台优势使社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向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和创新化的方向发展。因此,社区要顺应数字化趋势,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数字技术,构建线上与线下融合教育模式,定期邀请专家、模范人物开展线上访谈,以弹幕互动、实时问答环节的互动体验激发社区居民的自主学习意愿,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有形、有感、有效。其三,创新社区教育文化艺术形式,以“美”育人传递主流价值。社区要组建社区文艺团队,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内容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文化形态,创作体现新时代伟大变革的文艺作品,使居民在艺术熏陶中精准把握时代变化和人民需求,增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三) 优化社区教育资源配置,强化保障能力

资源是社区教育开展的物质支撑,只有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和高效利用,才能确保教育活动持续有效开展。其一,构建多元投入机制,破解资金短缺难题。《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提出,各地应建立健全由政府投入、社会捐赠和学习者合理分担等多渠道形成的社区教育经费投入机制。^[1]社区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社区自筹相结合的经费保障模式,由此解决社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资金保障难题。通过争取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引入社会力量支持和鼓励社区自筹等措施开展公益创投、服务性收费等方式补充经费,确保资金来源稳定。其二,推动资源整合共享,实现优质资源普惠化。社区要打破部门壁垒,整合社区内各类资源,通过与学校、企事业单位、公共文化场馆实现资源共享,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其三,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提升教育专业化水平。社区教育水平的高低依赖于高水平、高能力和高修养的社区教育工作者。因此,社区需通过建立专职、兼职、志愿者相结合相补充的多元化师资队伍,实施师资培训计划,建立师资评价激励机制等措施加强师资队伍队伍建设,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高质量发展。

(四) 应对多元价值冲击,巩固认同效果

随着数智技术不断进步,多元价值观念交织碰撞,居民受到多元思潮与价值冲击。只有从思想引导、网络环境、集体意识三方面协同发力,才能有效抵御多元价值冲击,使主流价值观真正扎根居民心中。其一,以深化思想引导筑牢认知防线。西方错误思潮往往以自由、人权为幌子,隐蔽地扭曲事实、误导认知。因此,社区需构建专家引领、居民参与的双向思想引导体系以此抵御错误思潮对居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不良干扰。其二,以净化网络环境提升抗干扰能力。虚假新闻、极端言论等负面信息借助算法推荐快速传播,极易误导居民认知,引发社区矛盾。社区需构建技术监测、志愿监督、素养教育三位一体的网络环境净化体系,为居民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其三,以强化集体意识教育推动认同转化为行动。社区要围绕邻里互助、社区共建、文化传承三大主题开展集体意识教育活动,使居民在亲身参与中领悟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实现价值认同到行动自觉的“破茧成蝶”,使主流价值观在居民的共同行动中进一步巩固。^[12]

参考文献:

- [1] 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146-150.
- [2]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2-43.
- [3] 尤文梦.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内在理据、构成要素与运行机制[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13.
- [4] 任建通,冯景.阻隔与突围: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挑战与推进路径[J].河南社会科学,2021,29(9):18-24.
- [5] 郝文斌,路坤皓.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生成逻辑、风险挑战和实践进路[J].学术交流,2024(12):25-36.
- [6]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2.
- [7] 张新奎.新时代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战略选择[J].中国编辑,2021(9):39-45.
- [8]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8.
- [9]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21.
- [10] 吴杰.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社区教育资源整合的阻滞因素与重构路径[J].成人教育,2024,44(4):26-31.
- [11]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EB/OL].(2016-07-08)[2025-09-05].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zcs_cxsh/201607/t20160725_272872.html.
- [12] 欧亚,杨斌.社区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逻辑关联、实践路向[J].湖南社会科学,2022(5):126-131.

[责任编辑:林菁]